

丫鬟当道

契子

她呢，是老夫人的“眼线”，专管少爷的“好事”。

丫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“老夫人说算命的说……少爷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别让我去报告老夫人。

再不，“我也不想，但老夫人吩咐，少爷，你还是乖乖待在家，别给我惹麻烦。还有三，“我上有老，下有小……三个弟弟，全都靠我这点微薄俸禄过活，少爷，你要花天酒地，混死在青楼楚馆我是管不着，但等哪天我放工了再去死可好？是他小厮，她小姐，还是他少爷，她丫鬟？这丫头简直搞不清楚！

哪天定要好好修理她！

第一章

扬州，位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会处，一向商业发达，从隋炀帝开运河后，地位更加重要。

唐代安史乱后，北方残破，一切仰赖南方供给，而货运以水道为便，于是南方的物资都汇聚扬州为转运口。

唐代最大的两种商业是茶和盐。在扬州，盐商从事的买卖数量庞大，又本轻利厚，最易致富。

有盐商又被称为儒商，这些人文化品味很高，重视文化遗产，还兴办学院。

中唐以后，扬州的盛况越过长安，俨然成为商业和文化的第二城。

在扬州还有一项大商业，便是“互市”，互市是与外国通商，隋唐在缘边商埠都设有互市监，即掌管诸蕃交易之市。

扬州城市不大，环境却相当优美，因为生活富饶，这别墅、园林相当多，可以说是南方乐园。在城，提起“一狮商行”的字号，那是无人不晓。上官家是从运盐发迹，后来又做起互市，如今财富已累积到难以计数了。

说起来上官家应该是人人欣羡的家族，只遗憾这家一代代主人皆早早夭折，又多是单传，到了这一代，只剩下掌家的老夫人和唯一的孙子，连媳妇都早早随着儿子辞世了。

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对这上官家唯一的血脉，老夫人保护得紧，是不容许有丝毫差错的，更别提让他舞刀弄枪，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

上官家历代无人为官，但讨进门的媳妇却几乎每个都是官家千金，过世的上官夫人还是一位皇亲国戚，其父官拜大将军，姊妹有一位贵妃。

上官老夫人过去则是尚书府千金，她仁慈和蔼、乐善好施，并且甚是能干，将上官家的产业打理得有声有色，所以外面人提起她，都不免要敬佩地赞誉一番。

这位老夫人，别的不迷，就是迷信，从丈夫、儿子过世后，对于“算

命的说”，她更是奉如圣旨，尤其若关系到她唯一的孙子，即便是一丁点小事，她也要求神问上一番。

光说大明寺，别人初一、十五求神拜佛，她就差没天天报到。

有一天，从长安来了一位异人，听说他要往南下，路过此地，突然感觉到这豪华宅邸面有异，便敲门要进来一探。

他姓易，正是近年来京城赫赫有名的神算，老夫人早早便听闻此人上通天文、下知地理，能言过去、晓以未来，一向有心拜访，也曾两次到长安拜见未果，只因此人性异，金山、银矿不在眼，只见有缘人。

老夫人一听说易先生亲自登门，那双又惊又喜的眼睛登时张亮，赶忙出门迎接。

此人一身白袍，年约三旬，相貌堂堂，威仪凛凛，襟怀落落，养就凌云之气，一眼便知是高人，老夫人不敢怠慢，立刻请他进大厅奉茶。

易先生至堂中坐下，直言道：“贵府上不甚平静？”老夫人怔了半晌，暗忖近来也无是非，生意上又一帆风顺，她孙儿身强体健，何来不平静之说？“老身愚昧，不明白先生所言，还请赐教。”

易先生只是一笑，“在下指的不是最近，乃是贵府历十七代来，一直人丁单薄，老爷早逝之事。”自古以来，“人丁旺盛，儿孙满堂”就是一句福语，尤其富贵人家，除却功名利禄，最在乎的莫不是传承问题了，所谓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由这句话便可知世人对于血脉继承的在乎程度。

老夫人吃一惊，瞪大了一双老眼。虽说这事也不是秘密，只要一访邻近便知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，但这“十七”的正确数字，除却她，也只余家一位高龄的老仆妇晓得。老仆妇虽因病已回家安养，仍得老夫人信赖，深知她不是嘴碎之人。老仆妇还有一名孙女在上官家中做事，年十六，聪敏伶俐，也深得她喜爱。

当下老夫人遣退堂中奴婢，“先生高明，敝府如今能继承香火的也只有小孙一人了。”

先生言及此，莫非知晓个中因由？不知有法可解否？”易先生但笑不语，虽未表是否，那一脸高深莫测已足够教人打心底信服了他。

“这且不提。老夫人，可否请令孙出来一见？”“当然。请先生稍候。”老夫人赶紧唤人去请。

这时候一名结两条长发辮的女孩端茶进来，“请用茶。”老夫人正挥手遣小女婢退下，易先生却紧瞅着女婢，并且出声，“且慢，这女孩是？”他并非见这女孩白皙如玉，韵格非凡，相当标致才问起，而是另有原因，也是他如今出现在这儿的理由。

“府中一名丫鬟。先生，怎么了？”老夫人看他直瞅着小女婢，一脸不解。

女孩正是老仆妇的孙女，十岁那年便进府来做事，因为老夫人喜爱她，经常将她带在身边。

女孩一双大眼睛灵活地偷瞧了易先生一眼，只那一眼，便深深吸了口气，屏住了呼吸。老天！她活了十六年，还不曾见过这样英俊的男子哪！仅仅一眼，她几乎给勾去了魂魄！

“小姑娘可留下。”易先生凝望着她，神色忽地温柔。

女孩也渴望，却不敢自作主张，便望向老夫人，直待老夫人颌首以后，她才喜悦地站到一旁，净高兴着有机会多瞧“美色”几眼。

上官耀来到大堂中，他年十八，龙眉凤目，皓齿鲜唇，身穿赭衣绣袍，腰系蓝田玉带，足登飞凤乌靴，俊俏非凡。

听说他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打开书簿页，手翻不停，吸力豁刺，不消一盏茶的时光便看完一部书，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哪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已在脑中滚瓜烂熟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下纸，研着墨，笔尖蘸墨，唼唼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，句字珠玑，从小便有神童的封号。

如今是经学、史学、科学及文学皆已习遍，如此才貌俱备的少年，若非早已结下一门亲事，上官家的门槛怕不早就被一班媒婆踩烂。“你你。”“耀儿，快过来给先生见礼。”老夫人吩咐，一见她的宝贝孙子，那眼也柔了，嘴也开了，眉目尽是宠爱。

“先生。”上官耀不疾不徐作了个揖，眸色不掩质疑。在外面已经听下人说，此人是京城来的神算，他却不信这些江湖术士，若不是看在祖母的面上，他理都不会理这类人。

易先生回礼，见少年的不齿神色，却是微笑不言。

“先生，这位便是小孙，单名耀字，还请先生指教。”老夫人不看他年轻，只当他是高人，恭敬得紧。她还把上官耀的生辰八字交给他。

“不敢。”易先生为求谨慎推了五星运限，其结果所得，和他眼观面相相去不远，当下便道：“老夫人，先告过了，若不见怪，方敢直言。”“但求事实，先生不必忌讳。”老夫人面上平静，其实几乎屏息以待。

上官耀依旧是一脸不齿，一旁的小奴婢眼底那抹崇慕不去，现下又多了好奇的光芒。

易先生道：“此命推来，十八岁前风平浪静，一帆风顺，就连小恙也无。十八到二十一岁此是一劫，船遇危波亡桨舵，马逢峭壁断绳，只怕是夭折之命了。”

老夫人闻言，一张脸都白了，整个人又慌又乱，“先生，一定有法子可解吧？请你一定要救救我孙儿！”“你你，此人危言耸听，不过就是要敲一笔横财，您莫要信他。”上官耀蹙眉，怪力乱神之事，他是压根不信的。

“耀儿，不可胡言！”老夫人担心他得罪了人，赶忙致歉，“小孙出言无状，先生切莫见怪。”“无碍。”易先生微笑，转眼移向上官耀，“上官公子，还是宁可信其有为上。”“多谢指教。”上官耀也回以一笑，却是一个冷嘲的表情，没有再反驳，完全是顾虑到祖母，并不是就信了他。

一旁的小奴婢左瞧右看，一脸将信将疑，不过反正不干她的事，落得在一旁自在。

易先生又说：“在下只是路过，况且从不以卜卦谋生，此一卦绝不取贵府分文。”“都怪小孙无礼，望先生大量，老身赔礼了。还请先生务必得救救小孙，老身重金酬谢，也是当然。”老夫人起身福了福。

易先生连忙阻止，回礼道：“老夫人言重了。都是本分之事，若能为上官公子化去此劫，也算救人一命，远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老夫人知他真有法子救得耀儿，脸上欣喜，“先生果然神通广大，老身先谢过！”

小奴婢转眼就瞥见她家少爷一脸的嗤之以鼻，她眨了眨眼，又仰慕的转向易先生超脱尘俗的俊颜上。唉，此人真是仙风道骨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犹如天上神仙呢。

她这么想着，正看得如痴如醉，不想易先生一转眼，沉着柔和的目光

就与她四目相对了。她霎时红了脸，活像被逮着的偷窥贼似的低垂下头，再也不敢抬起，身子更站得笔直。

易先生微笑，“小姑娘可是正月初一子时出生？”小女婢闻言惊讶的抬起头来，更瞪大了圆瞳，“先生好厉害啊！”不消说，这下她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了。

上官耀狐疑地瞥一眼丫鬟，不为什么，只是没想到这小丫头居然和他同月同日同时生。

“老夫人，如今有一法可以化去此劫，便是让这位小姑娘随在上官公子身侧寸步不离，另外，在上官公子满二十岁以前不宜远行。”易先生慢条斯理的说。

“什么？！”“什么？！”上官耀和小女婢谁也不比谁的声音小。

少爷一脸不屑和鄙夷，丫鬟也一副“这么倒楣”的表情。

“先生，这是何解？”老夫人对易先生的话是打心底信服，只是不明白为什么“点到”凑巧出来送茶的丫鬟，莫非与两人生辰相同有关？“天机不可泄漏。在下只能说，这位小姑娘能够帮助上官公子逢凶化吉，如能遵照所言，上官公子在二十岁以后便可万事亨通，贵府从此也能够多子多孙了。”易先生起身，“在下言尽于此，告辞了。”“先生留步，请让老身设宴备礼酬谢。”老夫人忙道。

“老夫人别忙，在下还有要事不能耽搁。早先有言，只是尽本分之能，老夫人就不必言谢了。”易先生作了揖，转身便对着上官耀气恼的目光，他仅是报以微笑，又望了小女婢一眼后，便离去了。

“有劳先生，真是多谢先生！”老夫人连忙亲自送贵客出府。

丫鬟还在那儿痴痴望着，不知何时能再见这人？

上官府从此颁下一道家令……没有老夫人的许可，少爷不许随便“放出门”；并且，没有棠丫鬟的跟随，少爷哪儿也不准去。“儿，从现在开始，少爷就交给你了，务必寸步不离跟着，知道吗？”老夫人嘱咐。丫鬟还没回话，少爷先抗议了。

“你你，您别说笑，要让这丫鬟整日跟着我，像什么话？”上官耀自然不从。

“老夫人，奴婢不敢承担如此‘重责大任’。”棠昱噘着嘴也道。不是她当真不敢，实在是同样拿一份薪俸，她犯不着比别人辛苦吧？跟着她家少爷？那多麻烦呀！

“耀儿，你是咱们上官家的唯一继承人，若有个三长两短，黄泉之下我如何能向宗族交代？这一回说什么都不能由你拿主意，不许再辩。”老夫人拿出威严，转而对丫鬟说：“儿，我一向信任你，也相信你能够好好照顾少爷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跟在少爷身边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这是说，要给她加饷了？棠昱灵眸转了转，本来还倒吊着的嘴角顿时上扬，露出了一排整齐雪白的贝齿。

“既然老夫人吩咐，奴婢自当尽心尽力，万死不辞。”她立刻福身道，词儿可改得挺快。

上官耀蹙眉睇她一眼。这小丫头方才还不情不愿，怎么这会儿就“万死不辞”了？

上官府第面积甚广，光是壮丽的楼宇亭台就有好几座，又有曲池柳林、百花庭园，四周绿荫围绕，犹如天上宫阙。

老夫人喜欢清静，一向居住在西厢的别苑，本来棠昱也住在这边的下人房，因为得跟少爷“寸步不离”，所以老夫人要她收拾了包袱搬进少爷的楼院。

上官耀从十二岁以后，便独自住在“双月楼”，之所以如此命名，是因为此楼就建筑在曲池畔，沿着池畔造了一条长长的水廊；立于廊下，夜来可举头望明月，低头也可戏鱼弄月的缘故，是为双月。

登上双月楼，放眼望去一片杨柳随风飘逸，池中几朵清莲不染，远景更有泼墨山色，朦胧唯美，举目难收。

双月楼向来上官耀不许有人靠近，从来进入这的只有一名唤老福的家仆，他也只有在少爷传唤时才准许进来。

五年来因为上官耀的不许，已给双月楼蒙上了神秘面纱，在下人眼中，唯一能出入这的老福一向是教他们欣羡的，尤其是教一群为少爷的俊俏容貌、迷人风采倾倒的女婢羡慕不已，如今棠昱居然要搬进双月楼与少爷待在同个屋檐下，妒羨交集的眼光完全落于她一人身上就不足为奇了。棠昱凭着老夫人的“特许”，抱着包袱进入双月楼，扑鼻而来一阵桂花香，这桂花一年四季都会开，不过目前正值桂花盛开的时候。

听说桂花是过世夫人的最爱，眼下广大的前院处处可见。她举步穿过其中，好奇地四下观看，侧方有一座小竹亭，竹亭后方就是曲池，往前走便可进入屋内。原来神秘的双月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嘛，跟府中其他院落也没多大差异，大伙传得绘声绘影，她还以为有什么奇花异木或者特殊之处呢，害她抱着那么大的期望而来，真是失望至极。

不知道她家少爷在哪儿？福伯说少爷这会儿可能在书房内，可她怎么知道书房在哪儿嘛。她拾级而上，推开屋门，面宽敞整洁，挂着几幅山水字画，骨董花瓶中几株桂花传香，比起其他院落的富贵与豪华，这儿是朴而不陋，实而不华，充满文人的高雅气息。

原以为他关在这儿享福取乐，面摆设定当豪华无比呢，这下她真要对她家少爷刮目相看了。

她虽然在上官家做了六年事，但一向在老夫人身边，她又不是那群女婢中“少爷崇拜者”的一员，自然不会主动接近，即使有事情得“被动”接近少爷，也让一群崇拜者主动接去做了，所以她对于少爷的认识，仅只于“少爷”两个字而已。

他除了比一般富贵子弟俊俏一些，比一般富家子弟更富贵一些，在她眼中，她家少爷和其他富豪少爷并无两样，就是一个“少爷”嘛。

听说她家少爷才华出众，若不是上官家有一条“子弟不为官”的家规，他要中状元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过去她还当是讹传呢，当然现在她还是半信半疑啦，毕竟那些话她都是从少爷的“崇拜者”口中听来的。

这屋内左侧有两道门，不知是通哪儿。右侧是一排直通楼上的阶梯，书房会不会在楼上啊？她正想着要不要上楼时，上官耀已步下阶梯，“好大的胆子！没有我的许可胆敢擅闯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”棠昱将包袱抱在胸前，脸上尽是无辜，“回少爷，奴婢是奉老夫人之命进来的。”上官耀蹙眉，他也谅小丫鬟没这么大的胆。

“老夫人叫你进来做什么？”他一眼也没瞥便绕过她，往椅上坐，“倒

茶。”棠昱放下包袱，倒了一杯茶摆到他面前，“禀少爷，老夫人要奴婢住进双月楼，好就近‘照顾’少爷。”上官耀方才啜了口茶，才入喉咙便给呛到了。

“咳、咳……你说什么？”这个时候他才正眼望住她，目光怒放着不悦，眼角瞥见她的包袱，当下眯起。棠昱狐疑地睇他一眼。传闻怎么没说她家少爷耳力不好？她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。

“老夫人要奴婢住进双月楼，好就近‘照顾’少爷。”看在他是少爷的份上，她“很有耐心”的又把话重复一遍，该加重音调的部分也没少。

上官耀瞅住她，这一刻才仔细的将她从头到脚看过一遍。小丫鬟绑着两条辫子，一袭浅绿色小袖衣、腰间系着深绿色丝条、碎花罗裙，衣着和家其他丫鬟并无二致，不过……这丫头长得很标致，面似桃花含露，肤如白雪围成，两道弯眉犹如新月，一双凤眼注微波，比之汉朝王蔷不逊。棠昱不解少爷怎么一直盯着她，她狐疑地把脸孔凑近了回望他，两颗眼珠子几乎碰在一块，还是看不懂少爷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上官耀忽地扬起嘴角。这丫头幸运得他缘，不赶她走吧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“奴婢棠昱。”她站直了身子回话，依然疑惑地瞅着她家少爷。

“这么麻烦，以后唤你丫头是了。”上官耀手一挥，当下决定。

主子高兴唤什么便唤什么，他们做下人的哪儿能有意见，棠昱也不在意这等小事。

只是……怎么她家少爷这会儿给她的印象有些不同了，他好像没那么严肃嘛。“奴婢晓得了。”“后面有房间，你自己去随便选一间吧。”上官耀指向左内侧那道门。

“是。”棠昱拿起包袱，先退下去。

不多久，阶梯上无声无息地走下一位白衣公子，看起来比上官耀大三、四岁，白俊的脸上笑如春风，足下白靴轻如腾云，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，衣袂飘飘，沉着稳重，也是难得一见的俊逸公子，此人名唤向非玉。

“如此看来，双月楼已非习武之地，师弟作何打算？”“倒不见得。避开这小奴婢便是。”上官耀不以为意。

“如今如何避得开？”向非玉脸上始终是柔和的笑意，手中扇子轻摇，飘飘有出尘之姿。

“我让她待在屋内，她便不敢往后林去。”这口气之傲，不愧出世就为少爷。

向非玉但笑不语，神色之间却不苟同。

方才上官耀和那丫鬟对话时，他在楼阁之中暗地觑了两眼，根本不消拿出他过人的识人之力，他敢断定这名丫鬟不会如此好打发，这一次是师弟看走眼了。

上官耀并未忽略他的表情，当下扬起嘴角，“二师兄莫非对这丫鬟另眼相看？莫怪一早天气就作怪了。”先莫说他家师父是谁，大师姊甯采笙也先莫提，他和余下两位师兄，都知道向非玉最是不把女子当人看的，外人常被他一副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的外表骗得团团转，自家人可不上这当，这块“冰玉”、“冷玉”可不是唤假的。

上官耀的话自然刺激不了向非玉，他依然谈笑风生，举扇翩翩，“我也该走了，过几日师弟若得空，就来赴凌月楼之约吧。”他把扇子一丢，还给

了上官耀，便飞身离去。

明显就是激他摆不开小奴婢，无法赴约。上官耀眉头微皱，都怪那江湖术士癫言疯语，给他惹来一身麻烦！

说起来……上官耀睇向飘然远去的向非玉，这块“冷玉”和那名江湖术士的气质倒有几分雷同，当下又攒眉蹙额。若不是为一片孝心，让年事已高的祖母宽心，如今又何至于着恼。

现在也只能自我安慰，还好这丫鬟长得算赏心悦目，就当多个没事时可以打发时间的玩意儿好了。

第二章

棠昱初搬过来这儿没几日，夜还真有点睡不着，几下翻覆难眠，不得已只好起身。

明日便是中秋了，窗外月儿明亮，她想起双月楼的由来，当下便披起外衣，举步出了房门，往前院走去。

她已将这儿的环境摸熟，进得前堂来，往左拐那道门便出得水廊来，怕吵醒楼上的少爷，她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穿过前堂。

这条很长的水廊前面有弯儿，尽头是藏书阁，第一天少爷便有吩咐，双月楼她哪都去得，就是藏书阁她若敢擅进一步，便要她没命走出来。

接连几日每到过午，少爷都待在那面直到天色暗了才出来，而她呢，自是被禁止在门外了。

她蹙起眉，远望着那弯处，少爷不说那也罢了，她斗大字不识一个，对这什么书阁十成就提不起兴致，远远那头就是要她走，她也懒得。怪少爷放下话来，她呢，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要胁，别的也不消说，就是好奇心特别旺盛，既然不准她去，她就偏得进去看看不可了。

得意的笑容自白月似的脸蛋上漾开来，她家大少爷显然不知道什么叫“阳奉阴违”，这才是她棠昱的“专长”。

说什么来赏月，打出房门起就只是藉口！她又不是少爷那种文人，既没本事吟风弄月，也没这等雅兴。

这会儿少爷应该睡死了吧！她往后看了看，那双兴奋的明眸在朦胧的月色中闪烁得发亮，拉紧了外衣，她悄悄走起这条长水廊。

“夜月冥冥，波光……风清飕飕，柳絮飘飘……”一串低吟从前面传来，棠昱给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……那……那个……倚坐在矮栏上那个……不是少爷吗？他居然还没睡？！怎么他不是一个人？旁边那是谁呀，一身黑漆漆的。棠昱紧张的吞了一下唾液。没时间研究了，得趁少爷发现之前，赶紧折回去！心念一转，身子便往后转，正打算鬼神不知的离开。

“丫头，鬼鬼祟祟做什么？”上官耀打她踏上水廊便已察觉。

棠昱背脊一僵，整个脸皮几乎挤在一块，一副哭丧倒楣模样，转个身，嘴角却已经上扬，那笑容甜得可以挤得出糖汁来似的，戴面具都没这般快速。

“少爷，奴婢瞧今晚夜色不错，所以出来散散步，看见少爷在这儿赏弄风月，怕打扰少爷的雅兴，正想离开呢。”她眼不眨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说

得完全像有一回事。心底转念想道，既然给人逮着了，索性顺便看看少爷和什么人在一块，若是乱七八糟之人，也好给老夫人报信去，于是便走上前来。

上官耀睇她一眼，神色颇有狐疑。

“教那块冷玉另眼相看的就是这丫鬟？”这一嘴讥诮的人一身漆黑，身旁搁着一把大刀，刀锋在月色下划过一道犀利冷光，一瞧便教人打心底发寒。

棠昱瞧着那柄大刀心底直发毛，目光赶紧移往那人，结果人还没看仔细，倒被他左脸颊那条深长笔直犹如流星划过的疤痕给吓坏了！幽夜，月光下看见这种人，比遇见鬼魅没好多少。“鬼……”棠昱大叫，不仅紧拉住上官耀的衣袖不放，还把脸钻进他胸怀埋着。

上官耀愣了一下，目光还没对上三师兄黑，喉咙便开始发痒，最后还是忍俊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好，说得好，千字万字都不及这一字形容得好啊！”他大笑不止，长臂一伸顺手来个软玉怀香，一点都不把黑难看的脸色放进眼。

“是啊，‘好个鬼’！”黑一语双讥，口气虽不严厉，却是满嘴尖酸刻薄的气味。

这个人光吐一口唾液，地上都要死一堆蚂蚁。棠昱悄悄地从少爷怀露出两只眼回头看，看明白了，其实这人不难看，就是那道长疤可怕，还有那双暗夜般的眼睛，看人活像瞪人，又是在月光之下，她才会给吓着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一时吓一跳，不是故意的。”想到自己那么失礼，见人就喊鬼，她已经尴尬得无地自容，她家少爷居然又笑得那样张狂，更令她恨不得地下有洞钻，她赶紧回过身来躬身道歉。

她家少爷也真是，不帮她解围也罢，还笑成那样！可是，怎么她家少爷完全没那副威严了呀？和她对“少爷”的印象完全不符嘛！

“用不着跟他道歉啦。”上官耀摆摆手，脸上的笑意不去，还接着调侃，“老三，当日劝过你半夜不要出来走动，你不听，现在自取其辱了吧。”师门中有一条规箴，就是在外人面前不得透露师名，也必须隐藏彼此的师兄弟身分，所以一向外人都以为他们是八拜之交的兄弟。

“教训得极是，就不知道阁下的舌头泡酒是啥滋味？”黑也不消发狠相向，光是拿起那把刀，嘴角一咧，舌尖一舔乾燥的唇瓣，还啧啧有声地，那副嘴脸便已经构成了十足威胁。

这个人的脾气说不好，倒也还好，就是脑袋一旦动了哪个念头，都是认真的就是，开不得玩笑。

上官耀依旧是一脸笑，不过就是收起了一口白牙而已。棠昱光在一旁听，人家还不是说要拿她的舌头泡酒呢，她都已经起了一身的疙瘩，打脚底毛得心都发凉了，她可还是一群女婢之中最有胆量的人哩，要说不丢脸，就只能说是她的本能知道这名黑衣人当真是招惹不得的。

说起来，她家少爷怎么会去认识这种“江湖人物”的？她狐疑地睇向身旁的少爷，直到这时候她才发现……她慢慢地把焦距移向自个儿细小的肩膀，能够让她感觉自己的肩膀小，还多亏了搁在上头的那只手……“少爷，您的手为什么在奴婢肩膀上？”棠昱更加狐疑且添入质疑的目光锁住了上官耀。

“这么说起来……小丫鬟，你对你家少爷的‘了解’不够深入哦，这对你可不太好。”黑一副似笑非笑又兼暧昧的嘴脸，字字句句听起来，说明示，又不是那么明显，要说暗讽，那表情又是那么明白。棠昱几乎是立刻、马上

就把身子给远远地移开，离了上官耀起码有十步之远，眸底盈满对她家少爷人格的质疑和审视。

“你干嘛啊？要吃你，少爷我也没那么好胃口！”上官耀白她一眼。

“那倒也是。说起这扬州，九里三十步街中，绛纱灯万数，辉耀空中，珠翠填烟，邀若仙境，比之长安的平康里，绝无不及之处。小丫鬟，‘平昔’你家少爷‘在外头’可吃香得很哪。”黑嘴角噙着一抹促狭，一柄大刀交抱在胸前。他这人呢，是人敬他，他敬人，要得罪了他，当下便有十倍还你。

一席话听得棠昱一头雾水，略微懂得的只有少爷“平昔”很吃香，那是说今日不比往日的意思？是因为少爷被“禁足”的关系？那“在外头”是在哪？是指那些豪门千金吗？“什么是‘平康里’？”丫鬟好奇地问。

“那是长安有名的妓女巷。”黑不厌解其惑地谄告，嘴角却扯出一抹谗笑。棠昱一听，脸上乍红，睇向上官耀的目光惊讶又鄙夷，连连又退了十步之遥。她家少爷在妓院很吃香？那是说他经常上妓院了？！

可以说，上官耀本来还算端正、还算不错的印象这一刻起在她心目中彻底的颠覆了。

此刻睇向她家少爷的目光，不再有对一个主子的礼貌和客气，她只差没把散漫、轻佻、无耻直接宣之于口了。

上官耀倒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在一个丫鬟的面前被抹黑，看这丫头脸色乍红乍白，还拿一双怒气冲冲的目光睨瞧他，真是有趣。他还没看过哪个下人敢对他如此无礼的哩！

不过白白被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黑折损，光教他一人称心得意可也不行。

“丫头，还不过来见过三爷。我这朋友不管是长安的平康里或者扬州的虹桥一带，人人见了他都要唤一声三爷，你休得怠慢！”上官耀手中一柄扇，刷地一声展开来。棠昱瞥向黑的眼神顿时多了一抹鄙夷，嘴角闷闷地扯了扯，勉强叫了声，“三爷。”“免！”黑睇向上官耀，缓缓地扯起嘴角，“老五，你这下出个门都不方便，明日古缙在凌月楼设宴，你有为难吧？我看这么，我为你向他解释去。”“笑话！有何为难之处？”上官耀蹙起眉头。说到这个，他一把火气便到，手扇子啪地一声又合上。黑扯着嘴角，“小丫鬟，明日你可要识相些，给你家少爷‘行’个方便啊。

棠昱狐疑地瞅着他，再迟钝的人都听得出来这人在说着反话，挑拨离间来着！

算了罢，只要不犯着她的饭碗，她才懒得管少爷要上哪儿去哩。得了“病”死在外头都是他的事！黑说完话，也不相辞，便纵身消失在黑夜之中，这倒教棠昱看得瞠目结舌，稀奇得很。

“哇啊！这人好了不起！”她打出世还没见过“江湖人”。

“哼！”上官耀一声冷哼，睇向小丫鬟警告道：“你这个小奴婢最好要懂得有耳无口，要是敢向老夫人告密去，少爷我肯定打断你一双狗腿！”棠昱瞅着少爷，眨了眨眼。怎么？这恫喝是冲着她要胁来着？一双美目又眨了两下，两叶柳眉缓缓地挑起，不疾不徐地、必恭必敬地开言，“少爷，奴婢一家深受老夫人大恩，怎敢不对老夫人唯命是从呢？倘若少爷明日瞒着老夫人出去有个万一，那奴婢一百条命也不足抵偿，这区区两条腿算得什么。

上官耀愣了愣，对小丫头居然敢顶他的嘴，还敢不听他的话，显得料想不到的错愕。

“你这丫鬟……”棠昱爱困地打了个呵欠，“少爷，奴婢明日一早还得去向老夫人‘请安’，容奴婢先行告退了。”她福了一福，继续打着呵欠转身走回去了。

上官耀不敢置信地瞪大眼。

小小一个奴婢居然敢在他面前嚣张？！

日出雾露余，青松如膏沐。

“丫头，早啊。”扇儿轻摇，笑容可掬，风度翩然。棠昱狐疑地瞅着她家少爷。这一早他就吃错药啦？“少爷早。”唔……原来想“色诱”她呀，如果是少爷那一群崇拜者，这会儿大概都给他的笑容迷得神魂颠倒了吧。真小看她，居然来这套！

“丫头，你过来这几日做得不错，这是赏给你的。”上官耀伸手递出的是一条珍珠樱珞，串成的每一颗珍珠都是浑然天成的圆润光泽，光瞧一眼便知道价值不菲，任何一位姑娘家见了这项饰，没有一个会不喜欢的。棠昱也不能免俗的亮了眼，对着那一条浑亮的项饰差点流下口水。这是赏她的？！她家少爷出手居然如此阔绰，这下她发了……且慢！不是有句话说“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”吗？这该不会是用来贿赂她的吧？她这下要是这么简单就收了，往后的日子岂不是都得听他的！还有、还有，这会儿只有他们两人在场，万一他不承认这项饰是他打赏的，日后向老夫人报说是她手脚不乾淨，那她的清誉岂不毁于一旦？好啊，少爷可真阴险啊，差一点就上了他的当了！棠昱小心翼翼地睨视上官耀，噙着嘴角回道：“多谢少爷的好意，奴婢做的都是老夫人交代的分内事，收不起少爷如此贵重的赏赐。”上官耀眯眼。这丫鬟居然说不收？！

“少爷，若无别事，奴婢该去给老夫人‘请安’了。”棠昱福个身，转身便往门口走。

上官耀蹙起眉头，“死丫头，给我回来！”棠昱定了步，转身没精打彩回了句：“少爷还有什么吩咐？”上官耀蹙眉瞪眼，“我有事跟你谈。”“是。”她意兴阑珊地回来站到一旁。

上官耀睇着她，不得不对这丫头重新评估。“看来我小觑你了。”“奴婢惶恐。”棠昱无聊地玩着一条发辫。

上官耀白她一眼，“看样子你是打算完全站在老夫人那方？”棠昱这会儿才抬眼正视少爷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甜甜地道：“那倒也不一定。”上官耀顿时明白了，他重新扬起迷人的笑容，“说吧，你要什么？”“少爷原来是聪明人嘛。”棠昱笑起来，便往旁边坐下。

上官耀狐疑地瞅着她。他叫她坐了吗？“老夫人一向对我很好，我既然已经答应老夫人要负起‘照顾’少爷的责任，自然就不能令她老人家失望；不过，若要少爷足不出户，那也委屈你了，所以呀，眼下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”棠昱灵眸闪亮，笑容炫目。

“什么办法？”上官耀有一点想听听这丫鬟能够想出什么好伎俩。

“老夫人只说过，少爷走到哪儿，我就得跟到哪儿，可老夫人没说，少爷上哪儿，我都得据实以告呀。”棠昱拉着发辫，笑吟吟地望着上官耀。

“你是说，你要跟我到凌月楼去？”上官耀顿时攒眉蹙额。这算什么好办法！

“不只是凌月楼，以后少爷上哪儿，我都会跟着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

会告诉老夫人少爷是上妓院去了。”她想过了，整天足不出户跟着她家少爷也实在无聊，能有个光明正大的藉口出去摸鱼，那也不错，更何况能进妓院瞧瞧，也挺好玩的。

上官耀站起来，“我才不带你这丫鬟出门！”“那也不打紧，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夫人，今儿个少爷要‘出门’。”棠昱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，整了整衣裳，便要往门口去。

上官耀伸手，不慌不忙地正好拉住她的发辫，“你这丫头好大胆，居然敢威胁少爷我！”“少爷啊，这也不能怪我，奴婢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”棠昱瞅着自己的辫子，“少爷，奴婢还赶着去给老夫人通、风、报、信，请放开奴婢吧。”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，可也跟在老夫人身边多年了，老夫人书香世家出身，高贵的气质和谈吐不在话下，所谓近朱者赤，丫鬟她自然也耳濡目染了些许。

好个明目张胆的丫鬟！上官耀瞪了她许久，这丫头眼不眨一下，望着他还一副无聊的模样！

上官耀放开她的发辫，“答应你可以，但是我有条件。”“少爷请说。”她又一脸的笑吟吟。

“以后跟着我都必须扮成小厮。”

暮霭沉沉，苍茫夜色中一轮明月独举中天，银光水泻。

江淮一带的扬州城，一年四季箫鼓繁弦，歌舞不辍，逢到节庆吉辰更是热闹喧腾，这中秋佳节自是不必说了。

说到凌月楼，听说往来的皆是王孙公子、达官显贵，再者才气纵横的文人；也不为别的，只为那在扬州城内远近闻名的花魁娘子，王嫦。

大厅上，金碧辉煌，张灯结彩，姑娘们送往迎来，耳边不时传来歌曲、乐声，鸩母一见她家少爷，公子长、公子短的不停鞠躬哈腰一路请往了后院，原来这就是妓院啊，棠昱算是见识了。瞧那鸩母对她家少爷的态度就知道，上官耀一定经常来这儿。

真是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这要教老夫人知道了，不气坏才怪。她想归想，眼睛倒不时东瞧西看，忙得很。

鸩母在前面引路，弯弯曲曲，走过许多房间，穿过一拱门，却是别有洞天。

花园小苑，平屋几间，院中居然也有这么一处幽静清爽的地方，从屋中有妙音缕缕传来，歌声或曲或止，如坠如亢，披之管弦，万种风情，比之前院的热闹轰响，便有天上人间之别，此音宛若天籁。

上官耀打赏了鸩母，便要她退下，他站在门外，直到一曲终歇。棠昱已经听得如痴如醉。

“好一曲‘高山流水’，俞伯牙相会锺子期，嫦姑娘，你的知音又是谁呢？”上官耀打趣。

“五爷，您取笑了。两位爷和奴家已经恭候您多时了。”王嫦站起来福身。

棠昱看见这位怀抱琵琶唱曲的是一位貌美姑娘，正有如蕊宫仙子谪人间，月殿嫦娥临下界。

屋内另有一位俊美少年，倚坐窗台，任银光洒落一身，手执一支青玉长笛，以银孔，流苏为结，苍润如竹，原来方才那清美的管声便是他吹的。

头还有一人，是昨夜她见到的那位三爷，他手依然是那把不离身的刀。

“老五，来晚了。”那位俊美公子露出爽朗的笑容，他笑起来真是比女子还迷人呢。

这便是古缙，此人在师门中排老四，头戴一顶紫纱唐巾，身穿一领紫罗纱袍，碧玉环正缀巾边，紫丝绦横围袍上，其风流程度据说至今无人能及，潇洒的个性、俊美的容颜连同身为男子都会着迷。

“人数未齐，不算晚。”上官耀笑了笑，目下尚有一人不见。

“那块冷玉，别理他。”黑出声，目光睇向他身边的小厮，嘴边便掀起一角揶揄道，“怎么今天带起‘保镖’来啦？”说起棠昱扮成的小厮，个儿小脸蛋尖，一身肌肤赛雪又似凝脂，看起来弱不禁风，称为男子已是勉强，称作保镖摆明了是嘲讽人。

自言要赏遍天下美女的古缙，一眼便瞧出这小厮是女子扮成，当下就“飘”到棠昱身边来，用那一双迷死人的桃花眼凝视她，几有为她倾倒之势。

“娥眉带秀，凤眼含情。腰如弱柳迎风，面似娇花拂水，好个小厮！”古缙发出赞叹，马上对上官耀口出狂言，“老五，卖给我。”棠昱一听，瞠目结舌，只道她家少爷霸气，不想这人更胜三分！

上官耀一脸笑，“我好想哩，送你都无妨……”“少爷！”棠昱马上叉起腰，杏眼圆瞪。

上官耀对着古缙指指她，“你看到了，这丫头比我还狂，哪有我作主的份。”“丫头，看来一日不见，已经‘驭主有术’了哦。”黑笑着戏谑道。上官耀立刻丢出一记白眼，“你给我闭嘴！”“怎么，莫非她就是老二另眼相看的丫鬟？”古缙当下又多看了她好几眼，把人家一代名妓冷落在一旁。昨天三爷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棠昱一脸狐疑，他们口中对她另眼相看的人是谁？“丫头，这位是四爷，还有嫦姑娘。”上官耀说道。

“给四爷、三爷请安。嫦姑娘。”棠昱不带劲地问候。

“老二眼光不赖嘛。”古缙边说，一只手边往棠昱腰际搁去。

棠昱险些尖叫，直躲到她家少爷身后。她这一吓，惹得一片笑声震响，原来人家是故意捉弄她来着。棠昱又恼又气。她家少爷便也罢了，终究是她的饭碗，这人是她什么人，没道理白白供他玩乐！“你这人怎么这样无聊！”棠昱翻了翻白眼，是考虑到甩他一巴掌自个儿掌心也会痛，才放过他。

“哟哦，千古奇闻哩！我说老四啊，你不是一直自夸除了甯采笙，天底下从女婴到半百老妇再没有一个女人能逃得过你那对桃花眼吗？怎么女扮男装就不算女人了吗？”黑一脸笑，那笑容却让古缙和棠昱直想提一桶水泼去。

说她不算女人？他才不是男人呢！棠昱睨睨着黑手上那把大刀，把自己的嘴巴管得死死的。

“所以我不是说了吗？老二有眼光嘛。”古缙四两拨千金，冷玉都另眼相看的人，没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也算正常啊。

“不会吧，我家‘随便’一个丫鬟，就让你那‘闻香破戒，逢花必折’的‘美名’毁于一旦啦？”上官耀端起“无辜”的笑容，却教古缙和棠昱直想往他脸上划上几刀。

她是不敢自夸有天颜绝色，但在上官家，她的美貌是大家公认的，而她的聪颖伶俐更是老夫人喜爱的原因，上官耀居然说他是他家“随便”一个丫鬟？！

棠昱怒目切齿，看在饭碗的份上，不与他计较！

“三位爷，宴席已在梨花亭备妥，我们还要等二爷吗？”王嫦微启朱唇，

细声软语，一双媚眼煞是迷人。

这位名闻扬州城的花魁娘子果然不是浪得虚名，可惜了有那么一个美男子在场，才让这么一位美女黯然失色。棠昱直瞧着王嫦，这样一位美人沦落风尘，实在遗憾。

“这块冷玉，做什么都慢吞吞的！”黑攒眉蹙额。他是最没耐性的一个。

“老三，莫在背后道人短。”向非玉无声无息地站在门口。棠昱转身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位气质非凡、有若天人的白衣公子！

“去！像鬼魅一样！”黑低骂了声，只因为他察觉不到他人已经到了，有些恼羞成怒。

“我说，鬼都还有鬼味。”上官耀扬起嘴角，那柄书画扇子轻轻扇晃。

“好啦，今天是邀你们来赏月的，要谈鬼说怪，明年七月请早。”今夜的中秋赏月宴是古缙办的，他还想尽兴呢。

“二爷，您让我们久等，待会儿要罚酒哦。”王嫦一笑生百媚。

向非玉仅微笑，目光一转，便在棠昱身上停住。棠昱在那一双沉着悠然的目光下，不由得脸红心跳，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摆放才自在。却不是被他的俊逸外表所吸引，若要论外表，眼下她家少爷和那美男子都不弱他，而是他周围围绕着一股不染纤尘的超然气息，光是被他瞧一眼，她整个人都飘飘然了。

上官耀一举扇就往她的脑袋敲去，“看什么，还不叫二爷。”棠昱羞红了脸，赶紧低下头一拜，“二爷万福。”“姑娘不必多礼。”向非玉那双从来就看不出冷热的目光居然有了柔和的光彩！

一旁三个师弟看到他这副模样，都险些骇掉了下巴，一个个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。

向非玉却气定神闲，“嫦姑娘，带路吧。”“是。各位爷，这边请。”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再加上俊爷美人，美酒佳肴，今晚的梨花亭格外迷人。

三双眼睛始终盯住向非玉身上，偶尔狐疑地彼此看看，就为了确定自己刚才没有眼花，这块冷玉居然也有“温度”！

“你们怎么了？”难得的安静，向非玉扬起嘴角，目光早已恢复了沉着。

“三位爷？”王嫦给三人倒了酒，却没有一人捧场。棠昱给向非玉安排了也坐下来，就在上官耀和向非玉中间，她的一颗心从见到向非玉后就沒一刻安静过。

“老二，你没发烧吧？”不发烧，冷玉怎么会有温度。古缙一脸“关怀”的瞅着向非玉。

“老四，怎地疯言疯语？”向非玉举杯对口，沉定如斯。

“不是发烧，那肯定是‘发情’了。”黑嘴角噙着一抹戏谑。

向非玉抬起视线，不愠不火的目光不偏不倚落进黑诙谐的眸，光“凝视”一眼，就见一双原本还闪烁着戏谑的目光收敛了，向非玉甚至都没开口就达到了警惕黑的作用。

而他所以没接口，只因为认为黑的用词过于低级，不配他来训斥。

“老二，你也二十有二了，若有需要小弟做冰人，尽可对小弟直言无妨。”上官耀一脸笑，满嘴调侃。

向非玉面对他的揶揄，回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徐缓地扬起嘴角，“老五，我会记着你今日这番言语，日后莫要反悔。”上官耀笑意更浓，“老三、老四，你们听到了，果然有人吹皱了一湖‘止水’啊，改日‘冷玉’要

唤‘温玉’了。”“‘瘟疫’？这会不会是天将降大祸的前兆啊？”黑皱起眉头。

古缙见着上官耀的笑脸，再看一眼向非玉，又看了一眼棠昱，在嘴边勾出了一弯迷人笑月。放着这么有趣的事情不来凑一脚，他可就枉为古缙了。

“老五，你且先别急着给老二作伐，正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我看这件事你就作壁上观吧。”“老二难得转性，你也来搅局，名副其实的‘花盗’啊你！”上官耀摇头，转眼把同情的目光移向向非玉，“老二，你自求多福了。”说归这么说，他的嘴角却噙着隔岸观火的兴味。不想他家的丫鬟这么抢手哩。

向非玉只是微笑，那笑容却有着令人猜不透的谜。黑狐疑地瞅着他。这块冷玉葫芦卖什么药？在座两个“外人”自然一点也没弄懂这四位爷之间打着什么哑谜。

“爷，你们说着什么？”王娣一双媚眼流转着，纤纤十指轻轻搭上古缙的手臂。

“这个嘛，咱们独处时我再告诉你。”古缙眼一眨，几乎勾了王娣的魂魄，他接着举杯向大伙邀道：“来吧，莫使金樽空对月了。

“极是。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几何。”上官耀端起金杯，笑着—仰而尽。

第三章

冬去春还来，年刚过，满院春风，花开遍地，蛱蝶飞来过墙去，正是春意浓时。半年多来，棠昱随着上官耀四处遛达，一天是茶馆，一天凌月楼，一天到郊外踏青，一天又到了酒楼、市集的，足迹踩遍了整个扬州城，最近呢，渐渐的有些腻了。这一日，少爷又进了藏书阁，算一算五天有两天他会窝在面到了日落黄昏才出来，和他相处久了，她也渐渐的明白她家少爷的确是才高八斗，不管是在茶馆、酒楼和人吟诗作对，都能赢得满堂彩。只可惜啊，他生在上官家，不能为官，会写作文章也等于空谈，生为上官家的人，能精打细算，有经商才能才是最重要的。

说起这一点，连她这个丫鬟都要摇头了，没看过有人出手比她家少爷大方的，也没看过她家少爷到自家商行去管过帐。

她家少爷整天就晓得吃喝玩乐，尤其还近墨者黑，经常跟那个古四爷混在一起，说起那个古缙，她还真不曾在烟花酒地以外的地方见过他呢。

“真是个败类！”棠昱就坐在水廊边，手端着一盘老夫人送过来给少爷的精致糕饼，一边喂着鱼，一边自个儿吃，一边兼骂人。

上官耀出了藏书阁，就看到水廊下的她。这丫头又吃他的点心了！

“你骂哪个败类？”他耳尖得很。棠昱抬头才看见他，差点被一口来不及咽下的糕点梗在喉咙给噎死！

上官耀眼明手快，在她背部拍了两下，助她吞下喉的食物，免得自己不明不白给冠上“借饼杀人”之罪。

“咳、咳！水、水……”她一手拿着点心，一手挥着找水。

上官耀拿起搁在旁边的茶壶倒了杯茶递给她，边蹙起眉头，“死丫头，居然偷我的桂花茶！棠昱接过杯子，先一口喝了，润了喉，舒畅后才松一口

气，攒起两叶柳眉，眼儿“白”向上官耀，“少爷，你怎么走路都没半点声音的啊！我差点给你吓死了……”“是噎死。”上官耀慢条斯理地纠正，一嘴的讥讽味。

棠昱皱皱俏鼻，“要不是你突然出现吓着我，我哪会给噎着啊。”“这要怪你嘴馋，报应，老天有眼。懂吗？”上官耀两手交抱。

棠昱可不平，“你还说呢，要不是你不喜欢吃甜的，累得我努力帮你解决这盘糕点，我就不用这么‘辛苦’了！你不感激我也算了，还来怪我！”哪一次老夫人送来的点心他吃了？还不是都喂了鱼！

上官耀拿起那一壶茶，“这个呢？你怎么解释啊？”棠昱瞅着还热着的桂花茶，眨了眨长而翘的睫毛，“这个……是煎给你喝的呀，你看我专程等在这儿也晓得嘛。”一壶茶都喝去一大半了，还睁眼说瞎话。上官耀懒得与她计较这些琐事。

“你刚才骂谁败类来着？”这丫鬟要是敢在背后骂少爷他，肯定赏她一顿皮肉痛！

棠昱眼珠一溜，乘机说道：“自然是指那位终日沉沦在酒色的古四爷了。”

少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要找人为伴，起码也挑个像样的人。

上官耀瞅睇她，“依你说，哪个是像样的人？”棠昱还真端起架子正经说道：“那位黑三爷呢，勉强还能入目。人品最好呢，就属向二爷。少爷如果经常与二爷接触，那品格肯定高多了。”说起向非玉，棠昱眉飞色舞，就差没直接把“仰慕”两个大字写在脸上。

上官耀早看穿了这丫头的心思，方才也不过是随便问问，其实早把她喉咙的话给猜透了。

“是啊，你当然希望我多约那块冷玉，如此才好多给你机会。”上官耀扬扇扇了扇，不疾不徐掀了她的心事。

两朵红云顿时飞染了她双颊，一下子她恼羞成怒，瞪大凤眼，“少爷！我这是为你好！人家不是常说‘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’吗？你不听也就算了，怎能反过来嘲讽我！”上官耀笑了笑，“好个‘忠言谏主’的忠心丫鬟哩。”“只可惜忠言逆耳，忠仆不讨赏哩。”棠昱嘴利地嘲弄回去。

“会偷主人茶喝的‘忠仆’我倒是第一次见。”上官耀笑着转进厅堂。

棠昱跟在后面，两只眼睛在自己的绣鞋和少爷的衣裳下摆之间转着，脑袋就一直转着要不要来个“不小心”。不过光想像这个傲气十足的少爷跌个狗吃屎的模样，心也爽快多了。

“少爷，刚才福伯过来通知，今晚老夫人要与少爷用膳，已经在桃花亭摆了席了。”上官耀闻言住了步，转过身来。棠昱还低着头，脑袋还在“那边”快意地转着，一时不及反应，额头便这么撞上了上官耀的胸膛！

“哎哟！好痛啊……”她的手抚揉额头，怎么她家少爷的胸膛那么硬啊！

“少爷，你怀藏了铁块不成？”她狐疑兼指控地朝他睇睨。

她家少爷不过是一名文人，哪可能胸膛那么硬！

上官耀没理会她，心关心着他的祖母突然在桃花亭摆席一定有目的。

“丫头，老夫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”棠昱瞅着他，揶揄地道：“少爷，你不是常说我是老夫人的‘眼线’，专管少爷的‘好事’的吗？怎么现在反而问起我这‘细作’来了。”这丫头！上官耀蹙起眉头，“再贫嘴有你一顿打，快说！棠昱眨了眨眼睛，柔和而和悦地开口，“少爷，你这是要奴婢‘背叛’”

老夫人耶，奴婢一向对老夫人‘忠心耿耿’，您是知道的。”睁眼说瞎话！上官耀瞪着她好半晌，方才一急，忘了这丫头不受威胁这一套。

不过……眼下瞧这丫头成这样，果真她是知道些端倪的。

他重新扯起嘴角，“这样吧，以后老夫人有点心往这送，都由你受了。还想吃什么，也尽管让福伯送，就说是我要的。行吧？”棠昱不满地流露狐疑的眼色，“少爷，你这是在贿赂我，还是拐着弯在骂我‘嘴馋’啊？”这丫头还不笨嘛，两样她都猜着了。上官耀扬起嘴角，“不说暗话，你为我做事，我给你‘方便’，各得好处。”这也是。樱桃小嘴微微地上扬，“可是少爷啊，你刚才还‘诬陷’奴婢偷喝了你的桂花茶呢。”上官耀嘴咬牙切齿，笑容却依然挂着，“丫头，你知道少爷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”“哦，少爷是叫我‘大人不计小人过’了？”上官耀“笑”眯了眼，“丫头……”“我说少爷，你大概不想知道老夫人特别在桃花亭‘等你’的理由了吧？”棠昱一脸的遗憾，“那奴婢告退。”她方才转身，上官耀就揪住她的辫子，“行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！还不快说！”棠昱这才笑得一脸的灿烂和得意，“老实说，我今天都还没见过老夫人……”“死丫头……”“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！虽然我没见过老夫人，不过我从福伯那儿得到一个消息。

听说今天一早岳家老爷来过了，所以我想老夫人今晚要和少爷谈的事不为别的，正是为少爷的亲事来着。”棠昱玩弄着发辫，聪慧而明亮如晨星的灵眸得意地望着她家少爷。

上官耀闻言，两道浓眉差点碰在一块。

桃花亭，雕梁画栋，六角飞檐，气势峰嵘。亭的正中，一张圆形餐桌，桌上大盘小碟堆满着各色菜肴，一只硕大古铜酒壶上，双龙盘绕，日月争辉。桌子周围是一圈鼓形的圆瓷坐凳。

桃花亭外，桃花围绕，如今春风桃李花开日，正是桃花亭最艳的时节。任是在夜色中，也要偷着月儿一点银辉，怒放娇艳。

一向只在特别的日子或宴客，上官老夫人才有兴致在这摆席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掌管着上官家内外的大小事务，老夫人是很忙碌的。

“难得你你今日好兴致，我敬你你一杯。”上官耀勤快地为她斟酒，又举杯邀请。

老夫人看孙儿眉开眼笑，也高兴地举起杯来。

“老夫人，酒容易伤身，奴婢劝您‘适量’哪。”棠昱就站在一旁，完全没理会上官耀瞪过来的白眼。她岂不知她家少爷打算先灌醉老夫人，等老夫人脑袋浑沌之际，说服她将亲事再延，等明儿老夫人酒醒，话已经出口，便来不及收回了。

本来上官耀十五岁时，老夫人就准备将孙媳妇迎进门了，结果上官耀以诸多藉口将亲事一延再延，到了今年他都十九岁，他的媳妇也都有十七岁了，如今岳家老爷亲自上门来说，一向渴望子孙繁荣的老夫人自然乐见其成，这下，任是上官耀再有三张舌粲莲花嘴，怕也辩不过一心一意期待“百子千孙”的老夫人。

如今，“酒计”也给死丫头识破，怕他这一次是娶亲娶定了。

老夫人听了丫鬟的话，微笑着点点头，只略略沾唇，“儿，这没有外人，你也坐下来吧。”自从易先生说棠昱能够化上官耀的劫数以后，老夫人对她的喜爱自然又转深、转浓，几乎要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了。